

惟清齋全集

梅菴文鈔卷之一目錄

賦

鑄劍戟爲農器賦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後園賦

浴鵲賦

藏珠於淵賦

所寶惟賢賦

葵心向日賦

庭樹得秋初賦

桃笙賦

多文以爲富賦

卷之二目錄

傳

瑛夢禪慶似村傳

甘道淵傳

恒中沈益亭傳

馬宜人傳

蓮筏覺天激公三和尚傳

王驛子郭風子二醫人傳

卷之三目錄

序

選刻八旗詩集序

集成賜名熙朝雅頌集

恒益亭同年詩文集序

梅庵詩鈔自序

律介序

續刻梅庵詩鈔自序

馮萬船詩集序

黃心齋今詩所見集序

秀鍾堂詩鈔序

秦氏義田序

自編年譜序

吟餘習射圖小照自序

自編詩文集序

集古成方序

選元人百種曲序

卷之四目錄

記

籌增麗正書院經費記

新建濟南書院記

堵築張秋漫口碑記

正誼書院記

禮部師弟一堂同官記

恭建吉林萬壽宮記

徠寧果木記

遊北山砂河記

北山老榆記

急就園記

卷之五目錄

說

醫說

齒說

自號孩道人說

卜說

奕說

吉林窮棒子說

服豨薟草說

卷之六目錄

雜文

回民風土記畧

送旅櫬入關路引

與止齋司空論藥書

記喪禮之倣

崇症

孫淑明夫人畫贊

并序

盧中君傳

秦娘子傳

虞美人傳



梅庵文鈔

長白梅庵主人著

賦

鑄劍戟爲農器賦

聖人以威天下之大柄急天下之先務因重念夫民晷  
而有事於武庫焉時則玉門奏凱人唱刀環麟閣書勲  
詩賡朱鷺螫賊去而四民樂業望愜雲霓鋒鏑銷而三  
農畢修功歸國鑄於是雪鏑光韜霜鋒色斂不虞武備  
之疎但計民生之贍工施爲治全銷射斗之芒金已在  
鎔頓熄沈沙之焰始也解百姓倒懸之苦寓兵於農繼

也體天地不殺之仁鑄戟與劍爾乃春雨西郊秋風南  
陌旣偕田翁亦招主伯咸歌豳什於西成不賦皇華於  
行役青鋤刷地憂風雨以龍鳴繡鍤犁雲指星河而光  
射不談兵燹本無越畔之謀偶話桑麻忽作枕戈之客  
則力今日之耕耘又誰問當年之劍戟也哉若乃干戈  
旣偃耕作齊施指揮風伯號令雨師疏青渠之坑坎削  
芳甸之平夷刈莠苗之蔓衍扶嘉穗之離披倏成功於  
耒耜乃重賴夫鎡基兵兮衛民帝因辟以止辟民兮邦  
本聖無爲而有爲唯后作庸草野風從有司教稼執事  
明農不需百鍊之鋼非昭儉德足備三時之用又戒兵

凶佇見冶躍洪爐靜兩間之氛氣祥開化宇扇九陌之  
春雍彼夫旣告武成爰修文治表河洛兮殊祥儀鳳鳥  
兮美瑞雲冉冉兮五色禾芄芄兮雙穗放牛歸馬都成  
故老奇聞矚雨瞻雲盡作逢時利器我

皇上聖武惟揚神猷遠樹郊原則鬱其菁葱倉庾則豐  
其充裕雷厲風發天威霽而化以和甘水耨火耕民事  
修而安其朝暮於以徵擊壤之歌於以獻藉田之賦試  
觀萬寶之告登無忘

一人之製具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唯古聖之肇興翳雄圖之足式咨四岳於巖廊表三徵  
於誥敕雲蒸霞蔚石渠啟而文教昌明海晏河清麟閣  
開而武功休息拓地八千餘里羣知飛將之功息兵四  
十餘年獨賴惠人之力所以瞻紫氣於雲端現黃人於  
日側觀一士之奮興識乾綱之獨得暨乎後世窮兵無  
忌不汲汲於得人轉汲汲於得地齊城雖下誰誇樂毅  
之師晉社猶存不返苻堅之騎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類  
皆有蠶食四海之心席捲八荒之志是爲王者之所弗  
崇聖人之所必棄也則有起魚鹽於市上求版築於岩  
邊碯溪則卜云其吉阿衡則任之也專菁莪毓秀棫樸

騁妍鳴鹿於野見龍在田人存政舉功成化宣一人之  
慶兆民賴焉所以得地貴得人定王位於關中而拓漢  
疆者秦城百二失人兼失地僨霸圖於江上而悲楚國  
者項民八千於以綜其成敗核其臧否著爲名言存乎  
至理則委人民於一賢固遠勝闢土地於千里唯彼哲  
王綜攬人物上至宰衡下至服不無不特拔其殊尤力  
起其沈鬱亦有詠白駒於空谷緬處士於衡廬鳥擇木  
兮奚似魚得水兮自如狐裘則一腋足貴崑山則片玉  
堪儲推柱石於堂廉樹幾代苞桑之固作長城於閭外  
擅百年屏翰之譽可以靖邊域闢坤輿國士無雙任仔

肩於舟楫鹽梅之重邦畿千里播聲靈於雕題蠻齒之  
墟然則君德如天臣心如一惟辟好賢是乃貞吉單于  
臺上空標煬帝之名西域城邊漫駐武皇之蹕何如密  
深宮之枚卜簡在帝心運帷幄之持籌資予良弼以彼  
易此孰得孰失也哉我

國家受命以來拓幅員於萬里布

聲教於八埏一怒功成靜烽烟於瀚海七旬凱奏申

天討於金川干戈偃而

文教修書成四庫賢良舉而

功令肅績考三年宜乎庶績咸熙仰無爲於我

后百揆時敘知所寶之惟賢

後園賦

治亭主人退食之暇不事遊行輒棲遲於後園如馬之  
伏乎櫪鳥之止乎樊蟻之攀乎芥蝨之處乎禪無與臺  
之捧劒無冠蓋之停轅異開樽於文舉殊懸榻於陳蕃  
閒居則情同潘岳卜宅則奢笑王根可以息勞攘脫羣  
煩違俗狀避塵喧亦澹亦泊不澄不渾乃入於清淨之  
門焉是園也長僅數弓寬不半畝旣雜薜蘿亦豐茅茹  
或就淺以爲池以因高而成阜列邱壑於階除羅兒孫  
於培塿則有榮南千戶之梨彭澤五株之柳棗藉種於

房嵒桃分根於王母憑欄則綠障蕉旗穿徑則香飛竹  
帚纖葩掩映以窺簾野卉青葱而上牖鳥如相識呼爲  
入幕之賓石不能言推作忘年之友路轉槐廳乃見台  
亭繩戶旁啟葦門半扃翩兮奮翼卓然建瓴竹苞松茂  
鶴峙鸞停危檐挂日飛蓋懸星蟬音晚咽花氣晝冥披  
白帟以臨風羅襦生碧移文茵而就月枕簟流青固無  
事擁齊梁之歌舞聚燕趙之娉婷闕平泉之富麗爭金  
谷之芳馨而後爲及時行樂不復虛此韶齡者也主人  
則鞅掌餘閒嘯歌不廢徒倚園中倘佯齋內倏滿志而  
躊躇乍低吟而慷慨山陽學鍛之心叔夜無人之慨雖



自秘其深情亦時形其故態莊老多欺人之語筆有丹  
黃漢史非下酒之書胸無壘塊張顛濡首緬草聖之如  
狂長吉嘔心雖鬼才而自愛於是科頭跣足振衣披襟  
檢書席地染翰移陰設龍鬚之冰簟倚鳳尾之瑤琴開  
牙籤之燦爛展玉軸之瑯琳觀夏雲而悟草感天籟而  
成吟花影搖風不減公孫之舞柳絲拖地能無灞上之  
心固有慚於筆冢亦無愧於書淫此其所以娛性情於  
文章之圃等城市於泉石之林曾不知夫春之去秋之  
深日之夕月之沈也且夫綠野難留青原易老盧舍人  
稀陶廬風掃心傷玉砌之詞腸斷蕪城之藁昔日之連

闕洞房瓊樓玉島莫不隨石馬以埋秋並銅駝而臥草  
某也情同蜩寄性合蝸居坳堂泛芥涸轍浮魚渺矣予  
雲之館蕭然諸葛之廬旣風雨之可蔽亦環堵之自如  
固無取乎歌樓舞榭亦何羨乎雲棟星疏也哉主人於  
是鼓掌而興投筆而起雀舞鸞翔鴛蹲鵠峙乃作歌曰  
驂騑追風兮志在千里鯨鯢跋浪兮不樂尺水余旣愛  
此幽棲兮聊以安吾之桑梓更傍徨其焉適兮夫豈鬱  
鬱而處此

浴鶴賦

唯胎禽之浮曠兮寶羽族之仙雛神高爽以拔俗兮貌

雙鑠以清癯翩縞衣以凝素兮燦丹頂以敷朱朝排翮  
於元圃兮暮矯翅於清都逐威鳳以高張兮偕大鵬以  
南圖九皋戛其長唳兮渺天壤而鳴孤羌低首以媚世  
兮同鷄鶩以爭趨若乃旣謝雲羅爰棲幽院偶羈志於  
雕欄豈忘情於海甸昂首天高長鳴露變揚翎落雪振  
羽橫練睇霄漢兮何之憶稻梁兮誰戀顧羽毛兮自惜  
聊潔白兮共見方其初浴也徙倚傍徨若飛若揚凝神  
斜睨束羽低翔翩兮翼奮卓爾翬張星眸動日逸翮披  
霜少焉若沈若浮如來如往忽曲頸以思潛兀高瞻而  
欲仰止如玉之凝盤動若珠之舞掌濺碧溜以飛光扇

金波而遞響倏海濶而天空乍雲開而月朗終焉佇立  
徘徊躑躅驚摧飄飄雪積皓皓雲埋豁此時之心目滌  
向日之塵埃梳修翎以自舞引圓吭而誰哀於是皓質  
內鮮雲情外露捷若轉蓬皎如約素曬玉檻之仙輪迴  
珠欄之禹步喜健翮之未虧快臨風而四顧嗟珍禽之  
見羈兮入衛國而乘軒謝高天之寥濶兮閉咫尺之籬  
樊羌飛鳴以得所兮望雲路而銜恩幸少鬱鬱以居此  
兮願放子以高騫

藏珠於淵賦

以水懷珠而  
川媚爲韻

唯靈產之精瑩孕明珠之奇詭質比美於瓊瑤采爭輝

於金紫千尋潭靜驪龍之睡沈沈八月光圓老蚌之胎  
瀾瀾藏之惟恐不密貨自堪居用之貴得其宜鵲安可  
抵方謂擊諸掌上爰呈西域之珍豈意投彼淵中竟付  
東流之水原夫珠之爲用也或飾鳳履或綴鸞釵視金  
尤異和玉同儕匪稻粱之可食等幣帛而用乖是以有  
道之世幾與塵埋不聞珠藏於禹穴不聞珠獻於堯階  
六府修和惟稼穡之是寶九重輯瑞貴瑾瑜之有懷於  
是懸象魏達通衢遠入荒近四隅惟茲尤物耳目是娛  
俗旣凋於華飾財更絀於奇趨妨日用於里閭居重貨  
於賈胡何如沈之澤藪捐之江湖還天地自然之利省

民生無益之圖象罔探來無事珊瑚之網馮夷收去仍  
還滄海之珠爾乃春波激灩錦浪漣漪淵含珠而流媚  
珠沈淵而多姿苻帶牽來光回九曲冰壺映處朗徹重  
規濯月魄之晶瑩千潭共印灑雨聲之淅瀝萬斛爭奇  
從此混魚目以東西行分甲乙逐鯨波以上下鱗映之  
而彼夫集千金之奇玩羅萬顆之勻圓海國有寶珠之  
市南州識產珠之淵倘輕同於細礫卽渺棄於重泉人  
盡明農聚常珍於金英玉粒地不愛寶留奇氣於名山  
大川方今庶物蕃滋百昌美備用節制而常充貨日流  
而不匱然而

聖主當陽醇風遠被旣返璞而含真俱菲衣而蔬食投  
諸合浦不須神女持歸秘之龍湫無俟鮫人輦至佇見  
恩深滄海觀淳化者聿彰四表之光詞吐珠璣頌明德  
者爭獻

一人之媚

所寶惟賢賦

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必人存而政舉言有取乎芻蕘士  
先拔其翹楚外則託爲股肱內則引爲心膂闢四門以  
籲俊龍驤鳳翥之英開六府以登庸岳峙淵渟之侶不  
聞歌缺大亨之養方殷共慶彈冠百揆之功時敘於以

列之堂廉登之樽俎聚彼英才助茲鴻緒唯聖主之親  
賢斯邇人之得所懿夫旅獒之垂訓周書也致方物於  
要荒役羗人於窮島徒標異於西陲不增華於豐鎬同  
武皇之愛駿遠勞貳師異惠帝之求賢近迎四皓卓彼  
召公迺告昭考莫珍異類無裨至道唯賤畜而貴人乃  
功成而治早懷才抱德之士方犬馬之情殷明堂清廟  
之間必圭璋之是寶爾乃禮門高啟義路爭馳玉衡彩  
映冰鏡光垂羅席珍之璀璨奮筆花之陸離學海汪洋  
網結珊瑚之秘文峯崩劣胸韜山岳之奇壁有懷而必  
獻金在沙而可披騰斗氣於豐城聿識干將之選耀珠



光於濁水應無象罔之遺蓋惟寶有用而可珍吐珠璣  
者拜颺恐後所以賢得價而必售進藥石者匡救圖維  
第見捐金於山藏珠於淵重一途之廣進鄙百貨之爭  
妍璧府雲門燦入五都之肆金聲玉振奇登百寶之筵  
野何虞乎匿秀人有類乎趨羶苟一長之可錄必千里  
之相延問氣鍾成不失逢時之器人倫鑑定羣推當宁  
之賢我

皇上陶鑄羣倫釐清庶務握金鏡於

璇宮接祥鸞於雲路收衆善於萬幾擴神功於百度慮  
砥礪之混玉積考三年念滄海之遺珠書成四庫佇見

功超前代時增百辟之光豈止頒得賢臣價重千金之賦也哉

葵心向日賦

唯中天之皦皦駐佳日之遲遲樓閣含其靈曜園林被其光儀露綴花宮曜明珠之萬斛風迴柳岸映翠縵之千絲薜荔墻高簷陰乍午梧桐院小檻影初移對春色以懷恩情同芳草望長安而就日心是丹葵爾乃燭龍銜曜光照窮陰扶桑萬里若木千尋挂昆山兮景側浴滄海兮波深羲和返轡於暘谷夸父投杖於鄧林黃道高旋千古神其朗耀赤輪遙轉萬彙仰其照臨然而月

朗星輝不廢孤螢之耀龍鳴虎嘯猶聞寒壑之吟天地  
無私旣因向而必向草木成性亦無心而有心於是蓓  
蕾初開葳蕤輕颺花如玉女之盤榦擬仙人之掌圖堪  
承露正白露之初晞高可捎雲干青雲而直上風前楊  
柳笑碧眼之空垂雨後芭蕉苦芳心之自障小山叢桂  
止解留人楚澤幽蘭空嗟自放豈報恩之無期類當仁  
之不讓倘藻鑑之遐臨思草茅之無狀漫訝紫微垣近  
揮長戈於魯陽正如太乙光寒懸青藜於劉向若乃花  
品殊途花心不一或倖澤於陽林或希榮於曲室或鬪  
寵於雨梳或爭妍於風櫛何如此葵挺然無匹露井森

森秋園瑟瑟名傳鴨脚之奇性逐鳥飛之速信芳情之  
有託不妨懸冰鑑以明心慨秋景之無多更欲挽長繩  
以繫日彼夫卉木無知丹誠素具延佳蔭於朝陽負餘  
暄於薄暮情如拱北俯仰不失其依歸巧擬指南宛轉  
輒隨其躔度方之老檜之知風靈蓍之占數固各擅夫  
神奇實同標其穎悟宜乎連冰披雪猶賡鮑照之詩翠  
萼丹華久入王筠之賦

庭樹得秋初賦

唯新秋之瑟瑟緬芳樹之亭亭方金風之漸啟正白露  
之初零桂苑蘭房籠香雲而垂碧雕欄玉砌映斜日以

流青暑雨纔收潤留几席炎歊乍遠涼透軒櫺倚南牕  
以寄傲開東閣以談經念秋景之無多時逢佳日喜秋  
光之宜近蔭滿閒庭爾其崇榦捎雲遠揚垂露曲折擎  
空盤旋夾路遶芳徑以參差映鎖闌而交互儼排闥以  
送青直開簾以散霧交花館裏覺溽暑之潛消連理牕  
中忘羲和之暗度商能應律交白帝之良辰綠可爲天  
倚謝家之寶樹則見鬱鬱葱葱蓬蓬翼翼爽籟蕭疎輕  
颺拂拭乍通北牖之涼旋改西方之色快朱明之已逝  
不生畏日之心計金剪之尙遙無事撐霜之力當夫碧  
梧報秋之始先時誰識其機緘按之黃楊知閏之期計

日不失其晷刻稍遠則濱臨寂寞空嗟佳蔭之云遙再  
遲則日漸飄零益信良時之難得此則地堪消暑軒號  
忘憂翠幄張時商風徐颺虬枝拂處辰火初流樹環庭  
而影密庭庇樹而蔭留向白日以何心直欲干霄而上  
拂碧雲其可接不同緣木之求宜乎坐蓬戶以度流光  
人擬山林城市憑松牕而占氣候書成草木春秋彼夫  
靈楓晚豔丹桂秋舒雖爭芳於商節倏搖落於霜餘幸  
托根之得地竟應候以扶疎不異先生之柳長依處士  
之廬藉餘蔭以攤書几淨牕明而外撫脩柯以寄興風  
清月白之初於是望

上苑而攄懷仰

楓宸而馳慕青牛文梓乘佳日以向榮白鹿貞松樂良材之畢具仰見

紫薇省近先廣納稼之詩玉筍班中首獻迎秋之賦

桃笙賦

以霧帳桃笙  
畫寢餘爲韻

唯仙竹之奇材擬天桃之芳樹采拂日之長條製迎涼之臥具珊瑚枕畔喜北牖之方開翡翠衾中正南柯之未寤流蘇掩映海棠初醉以春風蘭麝細縕芍藥乍籠以香霧爰操吳歎乃遵時尙編作芳茵別成花樣旣取藉於良材亦奏功於巧匠枝無節而宜編榦有紋而可

狀畸人夢轉臥留蕉葉之痕幽室涼生坐擁桃花之浪  
不數西京才子裁薜荔以爲衣何如南國佳人集芙蓉  
以作帳爾乃涼飈漸起旭影初高開東閣以讀易倚南  
牕以續騷黑甜鄉中攤飯則飽餐玉粒黃粱枕上逃禪  
則淺酌香醪喜腹稿之初成敲金戛玉忘世情之夢集  
報李投桃俄焉玉繩霄轉金壺漏清却夜遊之屐收夜  
譙之檠蟋蟀吟餘月映青奴之色瀟湘雨後風來少女  
之聲宜凝神於角枕乃托體於桃笙時則蝶夢紛紜花  
光雜糅幔影徐飄枕痕乍透揮汗漬湘妃之竹斑染鮫  
綃遊仙入武陵之源人迷蓮漏風篁韻遠旣乍飛而乍



賜銀蒜音稀忽如止而如奏擁以無聲之樂樂以忘憂  
藉茲不謝之花夜以繼晝於是鋪芳草以爲茵綴菊羅  
以作枕摘龍鬚而製席采苻離以成衽帳垂七寶之裝  
燈列九華之品凡以聚帷閣之珍奇用以媚幽人之良  
寢乃作歌曰惟茲桃竹其莖虛兮采以爲簞媚吾廬兮  
陋彼編蒲其製疎兮夢回栩栩入華胥兮席地幕天樂  
有餘兮

多文以爲富賦

惟儒修之卓犖挾萬卷以吟哦窺詞林之幽遠泛學海  
之洪波或潛脩於蘭谷或聯步於鸞坡同文豹之藏霧

異鵬鼠之飲河坐擁書城卿媛地接閒探藝圃宛委胸  
羅任卒歲之無資人誇紙貴喜醫貧之有術自信才多  
爾其三餘課足五夜膏焚出入經史睥睨邱墳咳吐珠  
玉排盪風雲揮毫錦簇噓氣蘭芬萃諸家之精液彙百  
氏之紛紜旣涵濡之素裕快磊落而超羣羌何心於溫  
飽乃肆志於多文若乃味菁英以爲饅何異乎甘旨裁  
風雅以爲裳何異乎朱紫建禮門以爲室何羨乎珠宮  
修義路以爲途何爭乎金阡披絳帷而問字鸞翔鳳翥  
之英坐芸閣以譚經戛玉敲金之士名教自有樂地知  
懷璧之非辜萬鍾於我何加信固窮之有以於是曠詞

源之浩瀚奮筆華之陸離趙璧隨珠美行間之茂密齊  
統蜀錦炫字外之新奇樹敵國之稱漫引谿壑以致戒  
著等身之譽聊攻經術以爲基則藉富以衡文懷槩者  
予將有事倘假文以求富執鞭者彼竟何爲則見白圭  
匿籌石崇歛袖競豔書香羣譏銅臭厭末俗之浮華忘  
經生之儉陋收會計之經營問姱脩之受授縱橫萬里  
以綜其名物天地胥括其囊上下千古以大其權衡晉  
楚亦失其富我

國家希古右文質疑訂誤虎觀高張石渠爭赴採精詣  
於六經滙羣書於四庫

天章璀璨揭雲漢以昭回

聖學淵深等江河之流注則幸懷寶之遇時快席珍之  
有素佇見紫薇花下爭攜五色之文白玉堂中首獻千  
金之賦

梅庵文鈔

長白鐵保梅庵著

傳

瑛夢禪慶似村合傳

夢禪名瑛寶滿洲人大學士永文 公長子其先以開  
國功世其官蒞登顯秩簪裾赫奕至文 公以吏部尙  
書拜文華殿大學士子三人夢禪居長翩翩佳公子也  
夢禪少讀書博涉典籍屢試不售以筆帖式外用知縣  
蒞任後頗著循聲上游器重欲上考夢禪喟然曰功名  
吾家固有五斗米不足爲也遂解組歸年才三十時文

公正秉政同懷弟伊靜亭亦由樞秘授山東巡撫烜赫一時而夢禪獨以韋布自安老屋數間冬一裘夏一葛不喜肥甘疏食飲水性喜畫尤善運指興酣時解衣磅礴潑墨如雲每作奇想不落古人窠臼近時高且園傳凱亭外無與比者然性孤介不多與人畫以故得者甚罕素與劉文清公壩爲文字交劉書夢畫每每合作得者以爲至寶雖連城不易也與余論交時年已五十餘白髮飄騷老而益壯而如渥丹紅白可愛蓋其得於天者厚游情物外不以榮落貧富動其心不以功名奔走勞其形俯仰之間自得天趣故不必乞靈於金石托

命於丹鉛泊然自保其天年也年七十餘以布衣終  
慶似村名蘭尹望山先生之公子也家世簪纓三代俱  
登宰輔以似村之才之學稍有志於功名取顯秩如拾  
芥而似村棄之如敝屣視之如浮雲獨構老屋數楹棲  
身僻巷以避車馬作小書室環種以竹性喜詩每風清  
月白抱膝孤吟覺詩韻書香與竹聲相應答令人作秋  
水伊人之想總角時隨望山公兩江總督任以詩見許  
於袁簡齋數十年詩筒往來無虛日所作詩以風韻勝  
近白香山陸放翁雖風骨不及楚楚有致此外不交一  
人亦無人問似村者而似村亦駸駸以布衣老矣余與

似村交最久每過訪一翦頭婢應門引入室見主人不  
衫不屣案頭詩一本牕間竹數竿別無長物烹新茗一  
甌味極佳不留飲亦不答拜曰我無車馬童僕也其交  
游之落落如此年五十餘以布衣終余充八旗通志總  
裁列入儒林傳並選其詩入

熙朝雅頌集

論曰士生貧賤目不覩金紫耳不聞鼎鐘進身無門自  
安淡泊不失爲佳士若生於閭閻襲祖父之榮處功名  
之地卽以富貴終其身亦可謂克家子乃竟絕繁華棄  
軒冕以布衣疏食終其身此非有定識定力不足以語



此然則夢禪似村之爲人豈不卓卓然古君子哉

甘道淵傳

道淵姓甘名運源號嘯岩又號十三山外史道淵其字也漢軍巨族其祖諱文現康熙間建節滇南死吳逆難謚忠憫數傳至道淵家中落道淵與其弟運瀚奮志下帷思以科第繼前業屢試不中遂侈然自放隱於詩酒二甘之名噪一時焉道淵性拘謹而疎慢脾睨一切與人無可否援之而止不論王公大夫與僕役下走與之飲卽飲與之博卽博人視道淵爲棄物道淵視衆人爲芻狗也性耽詩能書畫旁及篆隸八分詩學宋人遠追

漢魏得其神而不效其體時李眉山陳石閭二先生方領袖詞林陶鑄後進見道淵詩許爲文壇健將朝夕觀摩學益進余嘗與道淵益亭上元作元宵聯句一百韻漏下得四十韻道淵攜歸以六十韻卒之典重博雅傳誦一時畫學宋人楚楚有致篆隸八分俱有古法尤善刻小印純乎漢篆不屑作前明文三橋伎倆得者寶之口吃喜議論每一啟口座客悶然猶憶冬夜與道淵論史事余謂古人作事有幸有不幸張子房博浪一擊似匹夫市井所爲使不能助漢成帝業又隨赤松子遊以避禍亦不過於俠客列傳內增一荆軻聶政耳又何能

功名烜赫如此其盛也道淵舉狄梁公受武后封屈身  
女朝雖一語挽九廟之失其功甚偉倘其時五王之兵  
不競敬業之檄空傳梁公能以隻手復唐祚乎兩論默  
合相視狂笑道淵愈吃愈笑愈吃汗淚俱下戟髯  
怒飛座客俱爲傾倒其性情風致類如此晚年無子遇  
益窮不得已而考職赴廣東象岡司巡檢任年七十有  
七卒於官余採其詩並其弟運瀚詩入

熙朝雅頌集以傳

論曰道淵其東方曼倩流亞歟澄之不清激之不濁與  
世和光而矯矯不汙卒之以名士作下吏執手版拜上

官憤憤以老天豈亦以遊戲待道淵耶噫奇矣

恒中允益亭傳

中允名恒裕字益亭滿洲人與余同舉庚寅孝廉其先大夫索公乾隆朝官工部侍郎赫赫有聲不置生產歿後家無擔石老屋數楹亦典當作喪葬費益亭移居委巷間四壁蕭然以課讀生徒爲生計欲博一第以繼先人業嗣舉鄉薦入詞林薄俸不足以畜妻子而益亭益窮益亭性孤介矯矯自持不少貶損又避俗如仇少所可而多所否侍郎公會充會試總裁得人最盛大學士于金壇尙書觀補亭德定圃周海山等俱出門下誼重

淵源不時存問而益亭以貧驕人足不履諸顯者門人爲大學士溫公猶女一時諸舅如大學士勒公兩廣總制永公山西撫軍衡公俱相繼登顯秩益亭概避而遠之不通往來以故親故中無一周濟者益亭之遇益窮益亭之品益高矣性喜詩多作六朝語唐人中尤近義山每脫稿輒曼音孤吟聲如金石聞之令人心醉書以小楷名家常爲余書選賦若干首一筆不苟合樂毅論十三行黃庭經爲一手得其神而不襲其貌時賢無與抗衡者醉後則潑墨如雲作顛素狂草春蚓秋蛇不可思議得意輒伏地跪拜昂首狂笑繼之以泣曰吾惜

吾精神也與余爲性命交無三日不來來必小酌維時  
有甘道淵劉虛白及弟圓峯俱雄於詩道淵尤善畫能  
篆隸每來必俱或招邀作郊外遊託興烟霞寄懷歌詠  
每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吟覺彼時山川雲物月色  
花香俱爲我五人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迨酒酣耳熱  
益亭則吐氣如虹發言成軌一部二十一史供其談笑  
直有曹孟德酺酒臨江橫槊賦詩梗概同人俱爲傾倒  
不止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益亭尤通醫每能醫人  
不能醫之病先母輝赫太夫人及如亭夫人側室馬宜  
人每有疾一藥卽愈稍疎者請之多不去間復請演六

壬卜之多奇驗又其餘事也歲壬寅益亭以酒病以窮  
死易簀日執余手曰吾永別矣家室妻子都不問吾何  
以葬余泣對棺木衣衾及一切應用之物俱齊備可無  
慮益亭色喜慨然曰吾得友復何憾耶氣稍定謂余曰  
吾有研名山高月小者公素索未與今永訣矣贈以誌  
別因呼子某取研至摩挲移時謂研背有細爪痕未磨  
去公自拭之無損石也遂溘然逝其死生之際了無罣  
礙如此嗚呼神矣閏年五十有二子二人俱未仕余充  
八旗通志總裁官列益亭入儒林傳選其詩入  
熙朝雅頌集復刻其詩文全集爲序以傳之

論曰造物忌才其信然哉既賦益亭以聰明又假益亭以學力乃既困以酒又死以窮傷已然益亭不窮則學未必進今以窮而學以學而聲振里閭名登文苑天之窮益亭正其玉益亭於成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益亭有焉

馬宜人傳

宜人馬氏宛平人族譜不能考年十四歸余時余無子輝赫太夫人謀爲余置妾徧選無當意者得宜人而快意焉曰此宜男相也吾必得孫囑余善視之宜人性醇謹寡言笑厚重不佻有大家風事太夫人竭盡心力不



辭勞瘁事嫡尤盡禮如亭夫人素多疾宜人日侍左右  
凡飲食湯藥必親嘗而後進夜不解衣以故如亭夫人  
極親愛之每賜坐必再三讓始就坐以禮自持久而不  
懈衣履什物無論貴賤必珍惜之毋稍費予以錢財指  
明予宜人者樽節用之餘俱收存無錙銖遺悞厯十餘  
年如一日也甲寅歲余典山東鄉試正考官宜人正懷  
娠從四月患休息痢形甚危殆醫經數十人不能愈行  
將臨月而余遠行大以爲慮乃不得已檢山陰倪涵初  
痢疾第三方投之一藥而愈是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元  
兒九月余自山東歸元兒甫彌月綳於床宜人顧余笑

曰吾事畢矣嗣後隨余之淮安漕督任以積勞得勞怯症醫治罔效宜人亦自安義命謂婦人得子已足死生不必計遂不服藥舟抵河成聞疾篤余過船與訣拒不見曰公事緊要無傷老人心也遂不起宜人心甚明決卒之前一日將所有衣履錢財按輕重分送衆人無稍差悞又將余向存銀數百兩送還如亭處無絲毫外錯其出納分明不苟如此嗚呼以宜人之才之識之量使得永年必能教子成立襄理家政亦可分如亭之勞乃年未四十遽爾溘逝余衰年謫戍如亭又多病子女十餘人婚嫁頻頻無人襄辦每念及此又不覺老淚如傾

也宜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於嘉慶七年壬戌  
閏年三十有五生子一人瑞元以蔭生補授刑部主事  
女二人長適刑部主事恩德次適庠生桂葆以子貴例  
封宜人

贊曰嗟彼淑姿事我不卒中道殂傷返魂無衍生子克  
家分曹授秩寵錫徽章光汝泉室

蓮筏澈公覺天三和尚合傳

蓮筏江南人住錫西郊之萬壽寺通內典喜作詩幡然  
如老學究性愛竹禪堂隙地徧栽竹北地不宜竹唯此  
最盛客之看竹者無虛日尋常多不見遇相知者不惜

倒屣迎開牕坐竹下淪新茗間視竹笋之不材者親採數枚以作湯享客每坐必有近詩送客閱率多不經意之作適意而已嘗語余曰僧家首重內典可不作詩然亦不妨偶爲之卽如居士等事君澤民何藉於詩然以之歌詠太平陶寫性情亦不可少若必求是漢魏是六朝是唐是宋則又爲詩所累而失其性情之正可不必也其議論曠達如此酷嗜余書每一過必留寫竟日偶有得意書愛不釋手間亦見訪少坐卽逝一時王公以下搢紳先生喜筆墨者多與交蓮枝以平等視之泊如也年七十以疾終

澈公大興人住廣通寺深於內典形容如枯木死灰亦能詩從不示人見者亦罕廣通寺爲僧官住持之所

上赴西園多於此進膳搢紳往來者竟日不絕澈公爲執事者所逼大非其意然我行我法人應之以繁師處之以靜一切應酬迎送俱委之知客師兀坐一室以誦經拜懺爲事顯者到門竟不知有主僧其人也住廣通三年引疾去著錫西山之戒壇寺年七十餘終余素不習釋氏學同人有熟經典者推澈公爲第一焉

覺天宛平人住西直門內龍王廟人樸實無華布衣疏食守釋氏法最謹亦能詩多不經意素爲質親王所重

引爲方外交一時名士之在朝者多與游師不抗不卑  
各如其分士大夫不以爲怪焉性最孝母氏老而瞽迎  
養寺中日爲梳髮同人作梳髮圖題詠最夥嘗語余曰  
佛法好生豈反薄於其親吾旣爲僧絕祖宗嗣序已爲  
不孝況目擊老母之衰病而不一引手名教中罪人卽  
浮屠氏敗類吾不爲也其見理之明如此又嘗戲語余  
幼時在市肆中食一湯極鮮美迥異常味食之盡見大  
肉伏碗底同人多驚訝師笑而釋之曰不知不罪齋不  
齋不在此也年七十餘示涅槃期無疾而卒先是余典  
會試總裁師忽遣人送娑羅樹畫軸一卷是余數年前

與質親王在廟中題詠者內子如亭夫人慨然曰師不久矣卽差人往視已圓寂是師預知化期留此軸以結墨緣也

論曰釋氏以清淨爲本人而清淨不媿爲僧矣蓮筏澈公覺天其皆僧中之清淨者哉飛錫於冠蓋之叢棲身於輦轂之下而能自樹立不苟流俗卒以清淨保其天年嗚呼其亦豪傑之士哉

### 王聾子郭風子二醫人傳

聾子王姓名之政字九峯江南鎮江人幼習儒博通典籍年三十餘遭子喪耳閉不聽又爲行醫者悞投涼劑

竟至不通音響遂自號聾子云聾子因耳疾不求仕進  
遂棄儒學醫深通岐黃之術聲名大振所至求醫者肩  
摩轂擊絡繹不絕多奇效尋常家居每旦病者踵門無  
慮百十人於中堂設師座一旁列及門四人每一病診  
後屬門生輩書方口講指畫應接不暇又素不計貲聽  
其家自給遇貧乏者多施藥以濟之以故求者益夥聾  
子不耐煩擾遂就揚州鹽政之聘歲千八百金離商有  
請者多不就曰吾不能以低顏仰富翁面自賤吾術也  
性復磊落慷慨有丈夫氣與余交最密每赴江寧相依  
必數月有贈多不受嗣聞余獲罪有烏壘之行一日夜



襪被至清江依依不能捨淚隨語下復親送余眷屬十  
餘程過山東界始回其古道待人如此至其醫術之神  
決死生於數月之前奇應如響吳菰圃河帥暑月感熱  
症投以清涼之劑不效淹淹就斃龔子以附子理中湯  
治之一劑而愈談韜華觀察畧無病形龔子診其脉決  
以六月必死不爽月日其他立起沈疴隨手奏效不能  
殫述子二人長官東河通判次未仕俱不能世其家學  
惜哉

風子姓郭字興時浙江人余見時年已七十餘今又三  
十餘年約百歲外人也以醫豪於京師自王公大夫以

及庶民之家無不延請多能治奇疾不可思議亦坐是  
誹謗者不少風子不以爲意也其稱風子奈何風子性  
不羈好作詼諧語以忤世人每與搢紳先生接多傲岸  
不爲禮又往往肆口謾罵或使人罵以爲快主人知其  
性亦聽之不較也然與余數十年從不作戲語正襟危  
坐議論風生皆息息與古人之道合且有發前人所未  
發者以是知風子風於口而不風於心風於可風之人  
而適當其可是嘻笑怒罵無非文章涇渭分而界限自  
明也余家有病日或兩三至從不受謝問其故笑曰余  
每日一出門卽獲十數千文間遇鹽政關部諸家母索

必數百伊等毫無功於國家而坐擁厚貲所得不過奸商惡僕魚肉百姓之脂膏分而用之不遭造物之忌若公等清曹薄俸竭錙銖之利以貺醫人受之亦不安也其言之濶達如此年近百歲步履如飛聲震人耳畜雛姬數人神明不衰或疑有導引採補之術秘不示人嗚呼其亦有道之士歟

論曰醫仁術也必有過人之識活人之心始能投其所向無不如志二子者一隱於聾一託於風其超絕羣倫之概或視嵯商爲糞土或戲公卿如草芥俱於醫發之使其得志行道必有大過人者醫之道通於相吾爲二

子幸吾爲二子悲矣

梅庵文鈔

長白鐵保梅庵著

序

選刻八旗詩集序

集成  
賜名熙朝雅頌集

一代之興秉川嶽之靈秀必有經天緯地之才挺生其間以乘運會則必萃其奇氣生瑰異英多之士出其緒餘黼黻休明和其聲以鳴其盛不藉師承不事咕畢矢口成聲自合道妙是有天焉不可意度也

本朝自定鼎以來文教之興超越前代開

國之初達海巴克什范文程等創爲

國書轉注協聲成一代文字其時人才代興如敬一主人鄂貌圖卞三元於天聰崇德年間究心詞翰開詩律先聲厥後源遠流長一倡百和如高章之夢午堂塞曉亭李鐵君英夢堂韓潮蘇海宋豔班香近法三唐遠追兩漢不愧燕許手筆又有遼東三老農曹七子標新立異叠出不窮詩學之興至此大備猗歟盛哉近時伊肩吾卓悞菴俱有白山詩鈔選本卷帙浩繁未能卒業余十年前卽有志編輯欲廣二子之書集諸家之成自慚末學操選爲難因循未果乾隆甲寅乙卯間余奉恩命同紀曉嵐宗伯充續纂八旗通志總裁徧採遺書

彙入藝文志又限於體例止列書目不能採詩因欲就  
搜羅各集彙爲一書附通志以行力半功倍庶不負

國家振興文教嘉惠士林之意此八旗詩集一書所以  
遲之十年而後成非偶然也夫文學之士生逢極盛歌  
詠太平其書必傳其傳必永然必得好事者萃其精華  
汰其糟粕始得披沙而見金集狐以成腋且所收各集  
半屬鈔本若不彙而存之久必散失於通志存其名而  
終歸汨沒執事者且不能逃其責如僅以不文文其過  
坐視其散失而不爲之收拾可乎不可乎爰不揣固陋  
與二三同志並諸及門細心校讐不遺餘力自天潢宗

卷三  
派並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名公鉅卿紳士布衣以及閨閣能詩者共得二百人詩四十卷仿唐人河嶽英靈集彙爲一編以成大觀以垂不朽所以仰體

聖天子教育八旗之恩鄉前輩貽穀後進之意區區末誠於以稍慰至選擇不精搜羅未廣限於學識余於茲猶未能自信云

受業筮立樞謹案此序在未經進書之前後於嘉慶九年恭呈

御覽

賜名熙朝雅頌集此序遂未刻入



恒益亭同年詩文集序

人必有古人之胸襟才識然後可以爲古人之文古人之詩何者爲漢何者爲唐何者爲八家體裁雖殊性情則一得其道者片語隻字亦別具有不可磨滅之氣可以上下百年縱橫萬里非必裁錦爲文敲韻爲詩猥足排倒一世也吾友益亭以卓犖之姿處偃蹇之遇雖饕殮未繼裘葛不更而抑塞磊落酣歌嘯傲於卿士大夫間境遇愈窮氣骨愈峻可爲真有古人之胸襟才識矣故其所爲詩古文辭不必以章句盜襲古人亦不必以法度繩尺古人而其發於性情見乎歌詠自息息與古

人相通此其所以爲益亭之文益亭之詩而非他人所能貌襲也夫淵明之高曠少陵之忠摯太白之超逸其人已足千古後世但學其詩而不問性情與古人之同與否是邱陵學山汙池學海而不知山與海之所以高且大讀益亭之集緬益亭之人可以廢然返矣余與益亭交最久知其生平最詳因弟閬峯彙萃遺集爲述其畢生得力如此至文之跌宕詩之華贍久爲學者所共賞余毋庸贅焉

梅庵詩鈔自序

詩隨境變境遷則詩亦遷古人彙千百家爲詩而詩不

同一人彙千百詩爲集而詩亦不同境爲之也余自龔  
龔隨先大夫官於易易爲古名區多慷慨悲歌之士涉  
荆卿頽波登金臺故址少年意氣動與古會然時方攻  
舉子業不專事吟律偶有所作率寫胸臆不拘拘於繩  
墨故其詩出於性情流露者居多此一境也二十後通  
籍成進士觀政吏部筮仕之始志氣發揚不知天下有  
難處事抑塞磊落不減少時此一境也後擢詹事鐫級  
家牯初列校書之班再遷農曹之秩入世漸深意氣初  
斂詩格亦爲之稍變此又一境也戊申冬余年三十有  
七膺廣庭相國之薦

廷試第一不四十日由翰林學士

擢禮侍與

經筵兼都統典試事感荷

殊榮自慚非分此又一境也夫詩成於我境成於天少壯異其時窮達異其遭喜怒哀樂異其節強而同之亦慎乎且詩以述事

君恩緬祖德申岷岵之思寫棠棣之樂篤室家之愛聯友朋之情推之山水奇蹤風雲變態鳥獸草木託興適懷詩存則境存於以驗少時之性情証中年之得失勵晚節之操舍所關綦重非徒較章句短長自附於文人

之末也詩四卷起丙戌十五歲訖癸丑四十二歲應制詩一卷則多屬近作云

律介序

古詩難於律詩以律詩有墻壁可循古詩則羈羊挂角無跡可求其承接脫卸闐闐變化純乎天機後人作聲調諧沾沾於平仄間求音節愈失愈遠蓋天籟所發自然入妙如有意爲之聲有清濁韻有上下泥古者蔑古所以難也故初學爲詩先精律體律不精而欲求爲古是未學步而先學趨鮮有不蹶者閒嘗讀

國朝諸家詩擇其律法謹嚴高華穠郁百餘篇錄而藏

之顏曰律介諸公去今未遠聲氣相通尤易引人入勝  
非薄古讐而愛今梳有所祧於唐宋元明也人不求備  
詩不求多約之又約以研其精爲古體爲截句胥不外  
此是選律而不僅有功於律之意也夫

續刻梅庵詩鈔自序

詩之爲道不妨假藉故美人香草諸玆就本地風光寫  
空中樓閣離奇詭變疊出不窮迨後詩家日多詩境益  
窄一經假藉便落窠臼拾前人牙慧忘自己性情神奇  
化爲臭腐非具魯男子真見者已故於千百古大家林  
立之後欲求一二語翻陳出新則唯有因天地自然之

運隨時隨地語語紀實以造化之奇變滋文章之波瀾  
語不雷同愈真愈妙我不襲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  
我之靈言詩於今日舍此別無良法矣余年來宦況奔  
馳或兼尹留都或視漕淮上不能專心於聲律之學然  
積習難除吟情未減偶有所作聊紀歲時及門陳耳庵  
張百亭請續前刻遂以付梓並述學詩之旨與耳庵諸  
君交相勸勉云

馮滿船詩集序

大江以南爲天下人文淵藪每鄉試輒萬數千卷余壬  
子典試懼無以拔真才而抑倖進題爲舜有臣五人二

節非研經咀史根柢深厚者不能爭勝故是科多江左  
名宿而少年獲雋者止馮君金綬一人年才十七榜後  
來謁老成端謹無齟齬浮薄氣習心竊異之庚申余督  
漕淮揚馮君以計偕北上朝夕同舟間出其尊人萬船  
詩鈔問序於余汪洋灝瀚各體俱精抑塞磊落之氣尤  
於古詩見之知馮君紹家學之箕裘稟趨庭之衣鉢好  
學深思嶄然頭角向於萬數千卷中脫穎而出取科名  
如拾芥固不能以年齒限之萬船有子矣其畢生窮愁  
著書抑塞磊落之氣亦可以稍申矣乎爰書顛末以作  
弁言



黃心盦今詩所見集序

余嘗謂詩壇月旦得廟堂之掄揚易得山林之傳誦難  
真贗分而心賞有殊也又嘗謂古人文章非貴不傳之  
說尤不足據如名山之業必藉重於勲名則唐宋以降  
搢紳先生之集充塞宇宙何至今傳者寥寥耶黃心盦  
學博詩有淵源尤好表揚交游諸名士之作嘗選刻今  
詩所見集去取不苟卓然可觀而余詩亦排列其間心  
盦何所取重於余余又何求而得見契於心盦而選之  
刻之嗚呼此豈有磁石引針琥珀引芥氣類相感有莫  
之爲而爲之者耶抑余之詩幸而獲賞於山林不至同

貴而不傳者汨沒於臺閣聲沈之後得附諸賢以不朽  
耶聊識數語以俟後之知我者

秀鍾堂詩鈔序

余仿河嶽英靈集選旗籍詩爲一編上溯崇德以逮乾隆二百年間名公鉅卿世家望族及山林散逸之士閨閣匿處之秀無不披沙集腋殫心搜羅得作者二百餘人詩四十二卷誠洋洋大觀已嗣得俊公先生喬梓陶人心語秀鍾堂詩鈔二種溫柔敦厚律法謹嚴不愧作者亟選入編以廣斯集夫詩之爲道所以言性情也性情隨境遇爲轉移樂者不可使哀必強作慷慨激烈之

語以爲學古失之愈遠故窮愁落拓草野寒士之詠不可施之廟堂高曠閒達名山隱逸之作不可出之顯宦  
俊公先生芝圃司權當

文治昌明之日以詩書世其家學箕裘濟美歌詠昇平  
宜其詩和平忠厚適性怡情不必有意爭奇自足標新  
立異不亦休乎會嗣君東齋司嵯維揚余適督漕淮上  
以其先人遺稿詳校重梓問序於余遂詳述余選詩之  
旨以作弁言東齋淵源有白衣鉢相承必能以政事爲  
文章克紹先人之業余更樂序而傳之

秦氏義田序

行而宜之之謂義本義而動行無不宜而義以仁起則  
仁至而義亦盡余往歲督漕淮浦有盛言錫山秦氏置  
義田以贍族人之貧乏者余嘉其事而未悉其詳歲癸  
亥移節山左蓉莊都轉奉

命監司是邦時黃水潰決半年之中賑卹灾黎堵築漫  
口蓉莊相助爲理無不本實心以行實政十餘縣賴以  
全活及讀蓉莊秦氏義田事畧益信子輿氏之言親親  
而仁民者蓉莊固操之有素也夫匹夫慕義慷慨好施  
亦落落具丈夫氣而於敬宗睦族之道則漠然不知講  
卽間有讓爵散財推出授宅又行一時而不能垂久遠

蓉莊獨承先志厯官三十餘年凡俸緡所入不以崇里第盛輿服侈聲色富妻孥諄諄然念葛藟之庇以成是舉其立志尤深且遠矣且義學振士氣也振士氣則義全乎人義田敦族誼也敦族誼則義全乎天是義也而實以行其仁也蓉莊以天性之純而篤親親之誼奕世熾昌子孫繁衍其獲報豈有艾耶爰弁數語以誌盛舉且以勸世之好善睦宗者

### 自編年譜序

天地之數六十一週人生一小天地亦以六十爲週甲六十之外皆倖獲也余生於乾隆壬申至嘉慶辛未已

及週甲以羸孱之軀獲此大齡幸得此憶前官江南  
總督時目昏臂痛食少事繁又連年水患朝不保夕經  
夜不寐者四十餘日復值非常奇案虎尾春冰時虞不  
測憂患餘生幾有不能週甲之慮已巳七月謫居輪臺  
雖被罪遠行萬數千里較之在江南時勞逸迴殊閉門  
思過日手一編因編次生平事實以結六十年之局總  
以有案牘奏章可憑者敘入不敢少加粉飾此年譜所  
由作也嗟乎綜余生平有爲

國爲民之愚衷無立德立言之實蹟與世浮沈忽忽以  
老有何足紀而爲此無足重輕之舉然余一生無善可

稱而硜硜自守早夜捫心尙無負

國家愧祖宗之事固不足以登史冊尙可留以示子孫  
且免諛墓者敷衍成文撫拾無據貽後人以話柄也爰  
命抄胥錄付元兒存之以備家乘至六十年後有無可  
續編者姑聽之他日云

吟餘習射圖小照自序

吟餘習射圖者爲梅庵與其室人如亭較射作也如亭  
素善病弱不勝衣而性特壯濶喜作小詩不求甚精適  
意而已暇復習勞學射鵠挽兩力弓射不滿二十步而  
頗能命中顧盼自雄梅庵謝弗逮也家有僮一婢一年

十餘齡每射輒與較勝負中則賞一錢不中則以小木  
挺擊其首偶不多中賺以免擊抵一錢則取錢而爭就  
擊以擊不痛錢有實惠也射圃廣半畝有屋數楹有石  
有樹有池石不厭其頑樹不厭其雜池不厭其隘暑存  
大意不欲以求精好累人環牆廣植蜀葵五六月花開  
五色燦備如錦如火梅庵常指爲家園牡丹魏紫姚黃  
不足仿其穠麗如亭以爲知言梅庵素不理家政一委  
之如亭偶有門生贊儀友人潤筆則分數金入私囊爲  
習射時茶果之費或市肉脯膏腴與從射家人大嚼如  
亭亦分享並惠及僮婢則又習射時之餘潤他人不得



與者也夫家庭之樂無過居與食而已以梅庵如亭之射而有隙地花木以娛閒又得餘資以酬筋力而如亭者更藉習射以健飯而却病其獲益不亦多乎爰屬華君繪圖並述其瑣屑如此後之覽者亦可想見其爲人矣

自編詩文集序

今之人讀數行書朝學擗管暮已刻集不知天下學問爲何物無足責矣亦有老於一編名聞一時而終無一字示人問其故則曰恥不如古人不可問世此其人又未免輕視古人吾不知其自分居何等已夫古人之爲

詩文扶經史之精發天地之奧一賦必十年一詩必經  
歲作爲文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彪彪焉炳炳  
焉與天地不朽此其所以傳也今以草芥聰明一知半  
解拾前人之牙慧盜前人之糟粕作爲一文作爲一詩  
輒欲與古人爭高下其亦不知量矣且詩文之有李杜  
韓蘇猶政事之有蕭曹房杜也猶理學之有周程朱張  
也今之人叩以經濟責以道義全不敢以古人自況而  
獨於此雕蟲末技硜硜以不如古人爲恥不亦過乎且  
文以記政事詩以道性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未聞有  
必如何起必如何結必如何敷衍也今則舍自己之體

言性情畧不經意而循行數墨求皮相於古人之唾餘  
以爲是爲秦漢是爲六朝是爲唐宋八家觀者又嘖嘖  
稱賞登之梨棗傳爲楷模皇皇大篇而按之了無一字  
切要此詩文之所以日趨日下久且衰靡不振也余早  
年科第卽登仕版於經史子集根底未深性喜爲詩文  
不過暢一時之議論寫一時之性情其究竟能似古人  
與否亦不暇問備員卿貳出爲督撫遇事立辦不過求  
其心之所安亦不問能勝任與否然檢點一生每理一  
事輒遑遑數月每作一詩文必孜孜數日一縷精神人  
不能惜而余自惜之畧次年月作爲一編風雨晦明之

際燈寒酒綠之時披閱一過頗快心意是則余一身之  
政事文章不獨不敢上擬前賢亦不敢求諒於後進授  
元兒藏之以備家乘而已是爲序

集古成方序

蘇長公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之古人是以古方治  
今病信而有徵也余乙亥戌吉林與鄭鄉顧君讀本草  
綱目見其各藥味下係以成方不下千百粲然大備苦  
於卷帙浩繁不能記誦又散見於各藥搜檢爲難遇一  
病明明有方而倉卒不能檢用心甚病之因與顧君議  
欲將各方分門別類彙爲一書以便擇用顧君深於醫

者甚以余言爲不謬遂不憚煩瑣手錄一編六閱月而書成按病分門彙方以繫之其中有稍涉離奇及不經見之藥則刪而不錄又閒著以發明得書若干卷哀然成集余觀之狂喜叫絕鄭鄉真綱目之功臣也此書一出濟世活人綱目之爲功豈淺鮮哉說者曰病宜視人之強弱酌地與時之異同不能執古方治今病是說也夫人而知之而亦有未盡然者古方君臣佐使斟酌盡善合羣藥爲一藥其中多寡輕重絲毫不容紊亂今之醫者以意爲之見頭治頭見足治足隨意加減欲以此味偏勝而不知已奪羣藥之性且合而煎之而欲其自

尋經絡各治本位草木無知斷不能聽用若此此今方之所以不能奏效也藥亦與古異古人之藥採之名山大川得天地自然靈淑之氣故能投其所向無不如意今則多出於種植如黃連地黃白朮附子等味俱係栽種其本性久已無存而又加以造作愈失愈遠此而欲與古人之藥較量功用能乎不能此又今藥之不能得力也以今人之方用今人之藥見之議論確乎可聽求之實效百無一得古人云勿藥是中醫不信然歟余素不通醫又經年奔走四方窮鄉僻壤無藥無醫往往於萬不得已時細檢成方擇其適合病情者試投一劑輒

能奏效又常按古方配合充散攜帶行笥按方濟人保全甚夥是以深信古人之不我欺古方之真可用而在吾徒檢擇精細斟酌用之不泥古而適合於古較之聽權於庸碌無知之徒隨手寫方以性命爲兒戲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始知也書成鄭鄉問序於余遂述鄙見如左願與天下真知醫者共證之是爲序

### 選元人百種曲序

詩一變爲詞詞一變爲曲詞詩之餘曲詞之餘也近今梨園去古日遠市井所傳悅人耳目旣失之俚士大夫所作欲務博雅又失之文求語句之工者不協音律圖

謳歌之適者襯字太多均非曲家正宗也考之於古唐  
名樂府宋名戲曲金名院本至元大備又有五花爨弄  
餘段之號金以前傳者日少元曲五百餘種唯臧晉叔  
所選百種尙行於世余於吳竹閒孝廉處見刻本取而  
讀之其音節古雅局度天成如讀史漢文如對李杜詩  
如食天人糧淡然無味如嚼橄欖有味外味取近今傳  
奇本讀之真成嚼蠟則信乎曲家正宗古今人不相及  
也卷帙浩繁見者特罕爰與孝廉約就百種中擇其通  
體完善無懈筆者三十種其餘各種選取一二折以存  
其精華共得四十折刻以行之以廣其傳夫曲小道也



可以不傳然吾徒日對六經二十三史視爲泛常不能  
益其身心往往於傳奇中或感發其善心或懲創其佚  
志佛家天堂地獄之說吾儒醒世牖民之旨未必不具  
於此則戲也非戲也且今之樂猶古之樂一變再變卽  
古賢大儒生今之世亦不能舍此以悅人耳目快性情  
不必定執闕雖麟趾郊廟樂章方爲三代以上正聲也  
吳孝廉博學多聞尤精詞曲爲一時知音士所選精確  
余故樂爲序以傳之

梅庵文鈔

長白鐵保梅庵集

記

籌增麗正書院經費記

清江楊勤愬公督淮揚清風亮節輝映當時舉恤丁利  
運興利剔弊諸善政綱舉目張不遺纖細載在例冊奉  
爲典型至今丁弁設立專祠朝夕供奉又以

國家簡用大臣建節一方固以漕運爲專政而地方之  
瘠苦土風之涼薄亦不得視爲秦越思有以振興鼓舞  
之此麗正書院所由昉也淮地故古名郡萃江河奇氣

多聰明才俊之士得先生薰陶教誨之名士輩出蒸蒸日上其有造於淮揚功已偉矣維時文教大興來學者廣用度逾繁原捐五千金所入之息不敷支用必得繼長增高方足以垂永久是又先生未竟之遺意而後起者之責也保以此意籌之司權巴公寧阿並淮揚道和公鵬額蘇松道李公奕疇江安道峻公亮調任淮安府官公懋弼今淮安府徐公端俱欣然樂從共襄二千五百金保亦捐廉成三千之數合歷年所存息銀得九千金計歲入千三百餘兩凡膏火修聘之需無慮不足是固先生流風餘韻感人之深而諸公好義之誠不匝月

成此盛舉快何如耶保於庚申正月欽奉

恩訓從前楊錫紱在漕督任內一切章程俱屬妥善迄  
今數十年旗丁尙受其益鐵保惟當以楊錫紱爲法用  
副委任保自維謏陋何能步趨前哲然蒙

聖天子諄諄期望之殷俾以重任又猥膺科名五典試  
事爲諸生前導於斯舉也稍竭鄙誠亦取法前哲之一  
端入斯課者砥行立名黜浮崇實以上慰

聖朝作人至意不負先生嘉惠後學之盛心則保之所  
獲不亦多乎是爲記

新建濟南書院記

濟南爲齊魯省會山川雄秀之氣鬱爲文章乾隆甲寅  
余典試是邦撤棘後登山臨水頗涉其趣嗣是秉節督  
漕舟車上下三載於茲遠眺嵒華諸峯如舊友拱立環  
衛以侍歲癸亥拜

天子命巡撫山東於地方一切事宜因革損益惟有利  
於民是期因思俗尙之醇漓在民風民風之變化由士  
習茲當

重熙累洽之年文教昌明人材蔚起莫不爭自濯磨淬  
然日新由是而鼓舞之裁成之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至意則守土者之責也省會舊有濼源書

院爲通省人文薈萃之所歷年久遠屋舍傾圮余旣廓而新之復倡捐六千金爲膏火助至各府州縣俱有專設書院而濟南獨無是不可不議增之適藩署西偏有雪泉爲前方伯江公建故又名江園有亭有池有堂有石樹木蔥茂規模宏敞因謀於方伯策公割其地於署外而壘石其門予旣喜茲事之有成可以行遠而傳後也因籌款四千金存質庫權子母爲延師修脯諸生膏火之費太守張滇洲尤專意作興銳然自任其不足者捐廉以補之夫有舉無廢者始事之心也踵事日增者後賢之任也予不敢必斯舉之果可以行遠而傳後也

惟願後之官斯土者鑒區區創立之苦心相期勿墜焉  
是則予之幸亦齊魯諸生之幸也夫是爲記

堵築張秋漫口碑記

皇上御極之八年余奉

命巡撫山東秋九月十有三日河決豫省衡家樓灌東  
境潰運河之曹家單薄南壩頭隄工穿五空橋平水三  
閘入大清河歸海宣洩不及四溢旁流張秋迤北運道  
隄埵處處危險其分溜入徒駭河馬頰河者亦漫溢自  
濮范至利津霑化二十九州縣先後以成灾告余時奉  
命籌催回空糧船後十帮之阻水張秋者由西岸坡水

內插標記路南至江家庄歸入正河幸無疎失其明年重運來時復於東坡深水內探路引舟亦稱穩便先後奏上

天子嘉之

賜出力文武陞銜加級有差冬春之間余親督畚鍤培築運隄購集薪料預備堵塞凡濱臨漫水之有可圍護者無不酌給貲費勸諭官民各爲防備又慮賑撫災黎有名無實慎選良吏十餘人躬送省垣以力除積弊實惠及民相勸勉牧令鑒余苦心實力監放官不侵而民不擾輿論翕然三月二十四日仰賴



天子洪福衡工合龍卽於是日興築曹家單薄南壩頭漫口以防汶水旁洩員弁同心人夫併力越十九日而厥工告成經費十二萬有奇先後

欽使來視運河者十人兵部尙書費公淳駐東最久一切工程均與論定焉是役也總司局務則濟東泰武臨道秦公震鈞運河道王公念孫督築曹家單薄則濟南守張鵬昇同知加知府銜王穀督築南壩頭則原任道崔映宸濟寧州加知府銜金湘通判加同知銜沈惇彝催償糧船則兗州鎮總兵博公奇率同漕河將弁各駐要區余藉羣策羣力始終斯役得免愆尤例得詳書顯

末以告來者是爲記

正誼書院記

禹貢揚州之域吳會山川秀麗蔚爲人文余壬子歲典試是邦紫陽鍾山兩書院得人最盛自是督漕三年撫東兩載如淮陰之麗正厯下之濼源濟南各書院有者擴之無者創之公費不足者捐廉以補助之數年中掇科第者累累而唯江南壬子榜潘世恩中癸丑科狀元史致儼中己未科會元吳廷琛中壬戌科會狀進士二十餘人多一時名下士爲近今所罕有益信書院關於文教其陶冶而成之者有素矣茲當

聖天子敦崇實學雅化作人

與命重申諄諄然猶慮士風之不古守土者不實力振興以培士氣正人心而徒欲藉文告之頒挽回治道則道無由治今春余復奉

命總制兩江下車後擬卽倡捐廉俸增廣書院會中丞汪稼門先生按部袁江共相籌議中丞毅然自任謀於方伯鄂公酌定欵項歲三千金一切修脯膏火悉如紫陽書院例以白雲精舍及可園地爲基址而顏之曰正誼夫誼者義也官正其誼則治期探本土正其誼則志在立身中丞清風亮節炳著人寰今又使多士束身名

教爭自濯磨從此文治蒸蒸日上士風古而民風亦與之俱古中丞之力居多余特首先倡議耳敢云與有成勞耶白下近增尊經書院乃方伯康公董其事規模大備教化聿新當亦兩相輝映矣夫是爲記

禮部師弟一堂同官記

嘉慶十有八年四月保以吏部左侍郎擢禮部尙書時

漢尙書爲王春甫先生

先生名懿修青陽人

左右侍郎則英煦齋

和胡西庚長齡秀楚翹寧汪瑟庵廷珍保壬辰會試出春甫先生門下而煦齋諸君又保己酉癸丑戊午春秋典試所得士也春甫先生謂保曰從來師弟同官或後

先接武而不必同時或僅得一二人而不能一官之長  
皆屬師弟要未有一堂三葉若斯之盛者盍爲文以紀  
之保按古者宗伯之職治神人和上下厥責綦重是以  
前代松卜會推非曾任禮宗者不與今先生與煦齋輩  
共居斯職保十餘年間連典封圻遠涉邊徼奔馳萬三  
千里紆折歸來恰與師若弟共掌邦禮同堂六座衣鉢  
相承不唯一時僚案侈爲美談

召對時仰蒙

聖主垂詢厯數淵源許爲藝林勝事尤千載希逢之異  
數也爰承先生命畧述數言勒諸堂壁爲容臺佳話并

識

本朝科目之盛云

恭建吉林 萬壽宮記

萬壽宮者地方大吏拜

牌之所也其制宮中設

萬壽龍牌一每逢

萬壽聖節及元旦冬至夏至令節守土大吏率所屬文武官於丹墀左右行九叩頭禮所以聯上下之情展瞻依之義典至重也吉林爲東三省之一近接

陪京爲

王化首被之地而

宮制闕如每遇拜

牌之期則將軍率屬於將軍公廨行禮於臣子敬謹之  
義未免稍畧富崧巖先生移節茲土於地方一切  
壇廟

學宮無不實心整頓而尤以未設

萬壽宮爲歉爰倡議與同事都統松公心丁及所屬文  
武各官集議於西關隙地創建

萬壽宮一所其制正殿三楹東西朝房各三間宮門丹  
壁俱照定制規模宏敞工程鞏固足以垂久遠而昭體

制猗歟盛哉先生服官之初觀政禮部厯十餘年於一切典禮旣熟且精每莅一任必興廢補缺以求美備卽此可以見先生守禮之誠秉禮之篤見之實行不徒托諸空言也保時緣事謫吉林躬睹其盛爰述其顛末以告後之守茲土者先生名俊字崧巖蒙古正黃旗人公名霖字心厂蒙古正藍旗人時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四月癸巳朔

徠寧果木記

崑崙踞西域之勝世傳爲仙人出入之所嘉樹珍果萃於其地徠寧地近崑崙得其餘氣多暖而少寒以故果



木之盛甲於天下桃杏葡萄梨棗蘋婆林檎櫻桃俱極  
香美無論矣桑椹大可徑寸色白如玉味甘如密冰蘋  
婆尤爲異品形如內地蘋婆而瑩然無滓表裏照澈如  
水晶味香烈而極甘別城無此種又有所謂甌梛者似  
山東木梨而大香如木瓜以蜜漬之甘酸如山查而香  
過之真異種也嗚呼以此珍果如生於中土移入神京  
必能貢明堂饗清廟供上方之饌擅華林之春其次亦  
得爲卿士大夫所共嘗文人學士所爭賞乃生於窮荒  
回紇之地食之者不知其味嗅之者不聞其香甚且珍  
品與羊腓同烹名園與馬櫪爲伍物之不得其地至此

已極不大可痛惜乎哉或曰八挺之外人蠢而物靈山川清淑之氣多鍾於草木以補人之不足是說也余姑存而不論云

### 遊北山砂河記

吉林砂河在北門外迤北十里許其地樹木繁雜山勢坡陀長溪環繞巖下多野花不知名其中赤白芍藥最夥地極幽僻丙子四月余與止齋司空遊愛其山水之勝選石溪邊暢談竟日市村肆油果蒸餅啜村醪數杯亦頗充口童子有能鳥鎗者擊飛禽數隻其味香美更足下酒此時之樂覺盤山戒臺及江南之棲霞靈巖均

不足比其清曠也夫人遊必求名勝食必求珍味地必如蘭亭赤壁則終身無適意之所矣惟隨遇而安一邱一壑足以娛目不異名山村肴野蔬足以充腹不異珍饈且魚遊尺水不問江湖鳥棲一枝不問林麓以所得於天者足以自給不假外求也今我二人得一時之閒據尺地之勝樵歌牧唱遠樹孤村俱可入畫而我二者居然作畫中人徜徉於天光雲影之中嘯歌於城市車馬之外青鞋布襪作汗漫遊亦患難中不可多得者若舍目前之娛而馳想於意外不可知之數北山有靈亦續移文而拒我於千里之外也是日掘得山芍藥十

本並可得寺僧家芍藥二本荷擔以歸

### 北山老榆記

北山之麓有榆焉大如盎高不盈二尺而盤坳天矯若秦松漢栢有千尋勢止孤見而器之曰此奇材也移植齋中可作清玩余遂掘以歸植之階右配以石儼然古梅樹椿槎枒作龍蟠虎攫之勢畫師不能彷彿也嗟乎北山之木不下數十種而此樹獨以榆顯北山之榆不下萬千株而此榆獨能見賞於止齋棄草萊而登臺砌不可謂不幸也然他樹以不材而得老其天年此榆以幹之奇受移植盤錯之苦又不可謂榆幸也幸不幸

榆不得自主而人主之人亦不得主而天主之止齋與此榆風馬牛不相及乃無端不遠數千里襍被來此又無端適與榆遇若不謀而合者吾不知榆待止齋耶止齋爲榆來耶一物之微而遇合之奇不可思議如此君子於此有知命之學焉是爲記

### 急就園記

古人六十不種樹余年六十有八更何樹宜種耶久戍歸來見南院隙地數弓創爲棲息之所花木竹石惟取卽時可以娛目者植之不能待之他日命名急就園卽古人急就章意也夫人以垂白之年往往費鉅金造園

亭種奇花嘉樹享用不數目卽爲子孫售賣嗟嗟千金  
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真可令人噴飯余所構  
急就園費不過百金匝月告成有山有池有亭不可不  
謂之園又徧種菜蔬足以助饔飧化無用爲有用信可  
樂也世之造園亭者當以梅翁爲法

梅庵文鈔

長白鐵保梅庵著

說

醫說

醫者意也意通則醫神世無通儒乃無名醫此至論也  
醫限於天時三代以上之人質而樸所患者風寒暑濕  
而已至漢唐則一變至今日則變而又變詭詐百出不  
可思議其心思愛好有非岐黃扁鵲所能意料者何能  
預設一方以治今病此古今異宜無可如何者也醫限  
於方輿北人質而剛南人文而弱中國之外爲狄爲夷

爲蠻爲貊以至雕題鑿齒之區各隨風土爲性情遷其地弗能爲良從其欲乃可爲治今欲各而一之統治以張仲景王叔和之法能乎不能此中外異宜無可如何者也醫又限於氣候北地燥而多風南地濕而多雨至玉門關外竟有終年不雨者五穀果木不異內地而遇雨則萎遇風則茂真不可以理解生其地者亦有醫藥不可名狀服之亦效若投以補瀉攻散之劑按以望聞問切之理不惟無益而轉以速死此則氣候異宜又無如之何者也夫井田學校籒河治兵之法可行之三代秦漢以上而不可施之今日聖人復起亦必別有井田



學校籌河治兵之法參酌盡善求實效而奏膚功必不  
引古方治今病徒爲有名無實之舉吾徒讀數行書枯  
坐一室拾前人之糟粕拘文牽義輒出而論天下事以  
爲何者不似古人何者不應沿革及至界一官宰一邑  
茫然無所措手足其拘墟固陋轉不如無所短長者之  
所爲是猶執仲景叔和之書進回鶻而投之不論秉賦  
之強弱不問平日之習俗止以得行吾法爲快而不計  
其方之能效與否是則仲景叔和之罪人其流弊有不  
可勝言者也吾願今之爲醫者去已成之見破難效之  
方就其人之體氣以求病源度其人之習染以拔病本

苟有效則牛溲馬勃勝於參苓隨天地自然之氣而助以調劑之功則師古而不泥古用古而更宜今醫之功爲良相卽以之宰天下可也作醫說

### 齒說

民以食爲天無齒則不食不食則不生齒之功大矣哉五官百骸俱待用於人惟齒之功爲最烈鄉黨尊長者序以齒一人之身孰不可較論而獨於齒別之尊齒德也目吾知其能視也耳吾知其能聽也四支手足吾知其能役羣動也然俱不能與齒爭功凡人支體與人終始惟齒三變生而落落而復生必週甲而後復落童年

之齒銳而利中年之齒堅而勁晚年之齒頽而鈍人身  
一天地齒亦隨人身爲轉移焉余燕產也非肉不飽性  
復饕餮必日大嚼然後快意年來南抵吳淞西窮疏勒  
足跡半天下凡人生咀嚼適口之物或剛或柔或冷或  
熱無不竊嘗一嚙暢然滿志是齒之助余更甚於餐藜  
藿饘飢者當其盛也美若瓠犀堅同編貝舉天下生  
硬之物無不鯨吞虎咽果腹爲快曾幾何時而向之頽  
而鈍者漸就搖落一落而羣齒皆動靡然不可振作而  
諸物之柔者剛者冷者熱者皆羣起而欺吾口腹當此  
之際涕笑無從作輟俱廢齒隨吾六十年所享用亦不

乏何惜餘力以供我餘年乃功垂成而告退耶齒以剛而落舌以柔而存吁足慨矣或曰蝨處頭而黑齒居晉而黃是齒之見移於風氣猶夫人也獨是余年垂耳順支體猶頑健開五石之弓走百里之馮目辨五色耳聆羣聲何獨於每食不可少之齒而頽唐若此真不可解也或又曰地缺東南天缺西北兩其翼者缺其足齒非不欲卓然樹立報一飯於桑榆垂暮之年勢不能也子不能保百年不敝之身何能保百年不落之齒於齒乎何尤余啞然而笑取肉大嚼乘吾齒之未亡效廉頗之健飮備水陸鮮膩之品以慶齒功落者落而存者尙効

職不衰是則余沒齒不忘者矣作齒說

自號孩道人說

人生總角以前去初生不遠熙熙浩浩純然天機精神氣力處平有餘餘則裕裕則多喜而善動故孩提之年爲人生極樂之境不可多得也忽忽而壯又忽忽而老得失之念膠其心是非之見溷其意方寸之內如轉轆轤如煎膏火天復引之以功名危之以禍亂不至焦頭爛額灰心落魄而不止自非具有天眼甘苦備嘗豁然心胸了無滯礙不能返其初心復其故我嗚呼難矣余自解組譴輪臺匹馬西行萬數千里子然一身了無望

礙旣免官守又脫家累六十年中紛華靡麗富貴窮通  
一切可欣可羨可驚可愕之事一舉而空之真如負重  
之馬脫羈解勒任奔走踉蹌於長林豐草間久之天君  
泰然俯仰自得目之昏者復明臂之僵者復伸齒之搖  
者復堅氣體旣健神智漸增時而喜遊遨時而喜謳歌  
又時而喜與兒童徵逐共躍踴雞鳴而起不冠不履慙  
嬉終日至三更不暇就枕佛氏之說有大休息小休息  
此豈所謂小休息歟六十起官徠寧南路八城俱其所  
屬雖責任綦重政務亦繁然較之總督兩江不及十分  
之一靜坐衙齋無所事事猶得自養天和如客輪臺時

又隸寧地處極邊回紇之外別無居人風俗樸古耕鑿  
自安視上官極尊貴絕無內地人民機械變詐之習邊  
域寧靖刁斗不驚以故入城之大可以臥理而余得以  
強弩之末游刃有餘當衰病之殘年喜童心之未化竟  
不知老之將至矣更有幸者長牧庵戴蓮士達瘦石費  
雲浦年與余相上下俱歸道山而余猶得騎劣馬饜粱  
肉興酣耳熱高唱入雲不減東坡敲鐵板唱大江東興  
致以此較之天之待我厚而余宜知所以自處矣爰作  
孩道人說以自豪

卜說

及門笄繩齋讀書之暇殫心於河洛之學昏夜一燈冥  
搜罔懈余問之曰卜以決休咎子之習此爲人役乎抑  
自爲謀乎如爲人役他人之禍福何與子事而爲此嘔  
心鏤骨之苦如自爲謀尤非計之得者夫人之享大年  
處樂境貿貿然噩噩然度此一生者懵懂二字耳若能  
前知則日在憂患之境方寸之間刻無寧晷何以養生  
又人之極不能忘情者父子兄弟夫婦子女如知其壽  
命之修短災殃之遠近欲竟置不問如秦越之相視勢  
斷不能若知而不能爲力與不知等知而不能爲力而  
徒滋無限憂慮以焦其心神又不如不知之爲愈矣且



自古通此者明如郭景純而不能保其身神如袁天  
罡而不能知其坪分之人不能如二子而欲窺造物之  
神窮天人之秘藏往知來如響斯應能乎不能且易之  
理極微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是五十以前之  
孔子猶不敢自信通易也今人欲學聖人而又欲精聖  
人所不能精之事吾不知其自分居何等矣繩齋曰然  
則先生何以卜爲也余笑曰余遇極難事心思瞽亂亦  
嘗就友人卜而友人必婉轉其詞以廣余意十卜九吉  
余第存其說亦不問其驗否此則余之所爲卜也繩齋  
廢書而起相視莫逆瞿然曰吾知所以卜矣作卜說

奕說

東坡先生論奕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此先生欺世之言也夫奕機事也機心之所爲也機心動則得失之念中之喜怒之情系之必求勝人而後快意人情也求勝人不得而亦快意非人情也自非與人無爭與世兩忘儼然無懷葛天氏之民不能絕求勝之心泯不勝之迹緬考先生平日處憂患之中縈情功名之事尙不足以語此故曰此先生欺世之言也然則何爲而可也余曰有道焉天下學問之事必不可與不若已者處唯奕則不妨反其道以行之奕求快心遇勝已者則疾首嘔心

而不能獲一勝是求快心而翻累心也唯與不若已者  
奕不必過勞心力而一往無前勢如破竹有手執鐵如  
意自比諸葛亮之概起視對我者左趨右避應接不暇  
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此時心境閒豁覺前古後今唯我  
一人得以暢所欲爲躊躇滿志及至斂手收枰依然故  
我旣無害於人實有益於已天下快意之舉孰勝於此  
客曰日與不若已者奕則奕日退余笑曰綜余一生旣  
無補於蒼生亦有慚於學者凡八索九邱六韜三畧一  
切射御書數之學百無一能而獨欲以奕與世角一日  
之長其計已左且以有限精神處世故紛擾之境欲求

一刻之閒不可得而復用之無用之地以自耗其心神  
奕之能精與否何害於余而爲此戚戚終日又執敗亦  
可喜之說以自文其短是又東坡之罪人鄉黨自好者  
之所不爲也爰作奕說以廣世之嗜奕而求精者

### 吉林窮棒子說

人何以棒子稱吉林產參土人稱參爲棒極稱刨夫爲  
棒子又高麗稱其窮賤者爲棒子棒子而窮故窮之云  
爾參珍藥也佳者數百換至下亦數十換每歲須刨夫  
數萬人以故直隸河南山東山西以至大江南北無業  
丁夫多襍被至此邦供刨參之役至死不返有徒手起

家數十萬者有終身溫飽積餘貲作經紀者有僅足供一身衣食年復一年自壯而老者其最下則死於虎狼者有之死於嵐瘴者有之死於道路者又有之其幸而不死於虎狼嵐瘴道路則流爲餓殍此窮棒子之所以多也吉林每歲窮棒子幾及千餘人嚴冬酷寒無衣無食死亾不計其數官爲擡送城外彙集空地至春後開一穴掩埋之歲常五六百人余甚憫之奈隻身遠竄旅況蕭然旣無力以安置之又無貲以衣食之直視其死不救何以爲情因思此等餓殍固死於餓亦死於凍使得夜有煖屋棲身且間行乞糊口似尙可活其什一爰

與當事將軍都統同知籌議各出貲百五十千共六  
千文租小店六七處俱烘熱炕令窮人棲止午間天暖  
則赴街市行乞又有官設粥廠是歲死者僅百十人全  
活者六七百人次年則將軍轉飭同知曉諭各舖商攤  
捐得錢七百餘千亦照此例行是年天氣大暖米糧豐  
稔死者益寥寥矣余此舉也非有釋氏陰德冥福之見  
者存亦不敢有儒氏民胞物與之見者存不過見孺子  
將入井則垂涕救之發於情之不獲已云爾嗟嗟參珍  
藥也爲其救人而貴重之也乃人之趨利者第見徒手  
起家及終身溫飽者則欣之羨之尤而效之不遠數千

里拋妻子棄親故羣聚於此卒至得不償失葬虎狼之  
腹遭嵐瘴之毒凍餒以死指不勝屈悲哉使若人者不  
求目前之利坐守家園或耕或役尙可作太平無事之  
民老死首邱亦不至作他鄉路死之鬼是參之能活人  
亦參之能死人也且吉林爲邊遠之區內地官民有罪  
者始分遣戍此輩俱未犯法條乃甘心自遣死於非命  
罪等極刑其愚真不可解矣爲作窮棒子說以告世之  
驚意外之利而忘切身之害者

服豨薺草說

吉林多產參珍藥也價每數百換服之能養人然誤投

則殺人禍不旋踵且貴重不易購又多作偽服之每不效余由寒士起家作宦數十年囊無餘錢何能服此珍品因檢本草諸書得稀莨草一味功用甚大又讀朱賢進稀莨草二疏鑿鑿可據極能進飲食壯筋骨久服延年乃近時醫者徒取其能驅風邪列入風門以致功用不顯良可惜也余因詢之士人知此草吉林極多用者甚少余因細按圖經於五月五日六月六日如法採摘卽照本草治法用酒蜜九蒸九晒合丸日服三四錢數日後覺飲食大進手足有力其功用有不可勝言者乃知古人真不我欺近人貴耳賤目舍近而求遠喜新而



厭常致此草與蒿艾同萎棄置於田野山谷間掩沒而  
不彰也夫藥所以却病也服之而效牛溲馬勃與參苓  
同功乃世之人不問功用不辨真僞往往傾家破產購  
參數星又每爲奸商所愚授以僞物猶忻忻然自爲得  
計不亦謬歟且世之人知大黃巴豆之毒則避之遠之  
知人參之補益則親之近之用非其時邪熱滿腹投以  
助火之劑其死不終日是人死於大黃巴豆者十之一  
死於人參者十之四五死於大黃巴豆其責尙有所歸  
死於人參則陰受其禍而不覺所謂火烈難犯水懦易  
犯生於患難而死於安樂大抵然矣余服稀莨草近已

數月覺肢體精神迥異從前久久服之年之延與不延  
未可知病之能去可操券而得也因述其實效以補醫  
經之缺云

梅庵文鈔

長白鐵保梅庵著

雜文

回民風土記畧

回民於夷人中居然漢人勤耕鑿事貿易其賢者則隨  
阿渾習經典誦讀之聲溢於閭巷其人明白而有力者  
則入各衙門充差役以得頂戴爲榮亦分文武文者能  
通外夷字習清漢語作通事武者則效奔走禦侮而已  
回人無五刑遇有罪則問阿渾查經類多議罰然亦有  
抵者如謀故重罪則擬以纆首其法如中國之絞而少

變以繩環頸用高桿懸於市曹名曰吊把雜把雜者譯言市也最敬父母其伯叔兄弟姊妹諸親則相安無忌婚娶必男女相悅方可爲婚父母不能強制不合則離女絕男則一物不予男絕女則任其取攜改適不敢過問其俗然也計日成歲無定期先期把齋一月至下月見月出則爲過年節男女闔聚禮拜寺遍請阿渾念經其阿奇木者服禮服盛儀從侍近皆擐甲執兵亦有儀仗不辨何物張鼓樂前後簇擁至寺跪拜訖卽回署邀致諸阿渾大肆筵宴牛羊用至數百頭是日叅贊大臣亦帶兵弁彈壓禮成阿奇木來謝循向例也其餘一切

禁忌俱與內地回民等惟男不留髮女不約足食以手不用箸坐卧席地而不設床仍沿夷俗而已最可笑者回人亦喜歌舞名曰嫋娜男女俱環坐跳舞叶以鼓笙其舉手頓足音節與鼓聲相應亦頗作嫋娜嬉媚態叩之土人類多柔閒濮上之音予於阿奇木席間數見之作嫋娜曲以記事因識回民風土遂並及之是爲記

送旅櫬入關路引

故事南北兩路軍營兵民病斃者鄉人扶櫬入關官給路引咨呈山川神祇否則魂不得歸文甚簡陋余改之曰我

國家治定功成幅員式闢崑崙碣石盡入輿圖鑿齒雕  
題咸歸版籍青羌赤版之區旣敷聲教白草黃沙之地  
遂集輪蹄玉門在望原共樂夫生還塵劫偏逢或竟成  
夫死別則有萬里防邊三年負羽瓜期未代情每系於  
刀環泡影已空痛竟同於馬革穹廬帳外愁化青燐刁  
斗聲中哀鳴黃鵠惟鬼雄之可念實旅殯之堪憐亦有  
服賈牽車計謀升斗刀錐之利未獲銷銖草芥之身已  
隨魍魎林昏虎嘯風驚失路之魂月黑鴟鳴鬼作窮途  
之哭傷哉遊子痛何可言至於罪抵軍流律嚴編管網  
開一面幸叨法外之仁孽重三生難免冥中之譴生固

法所難宥死則情窮可矜是皆客子之所心傷仁人之  
所心惻者也夫人神道殊職掌則一分司守土豈容作  
幻於游魂念切首邱應聽歸骸於故里是用發給路引  
俾作護符冥路雖遙陰行無阻庶幾死復其所魂不痛  
夫餒而鬼有所歸人不逢夫不若嗚呼雁飛不到處空  
賁恨於重泉佛度有緣人尙垂恩於枯骨爲此咨呈合  
依前件

與止齋司空論藥書

止齋司空成吉林長日無事無所好而獨好病每病輒  
數日或數十日不出門素解醫性多避忌凡藥性之有

偏勝者輒屏棄不服以故服藥多不效梅翁見而嘲之曰先生視藥太重責藥太周無怪乎金石草木之精難乎其爲先生藥也夫藥以偏勝爲貴或偏於補或偏於瀉或偏於解散有是病則有是藥所謂有病則病受之者不以偏爲害正以偏奏效也若棄偏勝之藥而欲求效於無關重輕之品如以任重投艱之舉而委之和事老人其因循慢緩養癰成患必至饋事而後已求一時之安滋他日之患病勢已成雖虛扁復生不能爲力可不深痛惜哉且藥既有偏勝以偏見功卽以偏受謗嘗見人服藥之後或外感風邪或內傷六慾或平昔本有



之病不時舉發而適當服藥之後則歸其咎於藥不知外感內傷及素有之疾因時而發卽不服藥亦病與藥無涉而藥又不能自白嗚呼此大黃附子南星半夏之類人不計其回生起死之功而但咎其雄悍尅伐之氣列入毒草門而含冤千古也故善用藥者探其病源以藥藥病卽以藥藥藥性烈者藉他藥以和之性急者用他藥以緩之或制其太寒或去其太熱集羣策羣力之長以濟我用則藥之瑕瑜不掩我之損益得宜天下無棄物乃無棄才較之尋常庸劣之品非之無非刺之無刺碌碌無所短長者其得失不可以道里計也先生深

於醫者其以余言爲是否止齋曰嘻子論藥而廿一史萃其中吾當以不解解之

記喪禮之倣

喪有賀者乎曰無有也不賀而演劇會親朋閤飲竟日喪子衣麻衣行酒得不謂之賀乎喪而賀非人道所有而通邑行之視爲盡禮有力者尤竭力爭華美以誇耀於鄉里用夏變夷此並夷俗所無者真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者也孔子居有喪者之側則不歌居喪而歌是無喪矣吉林地產蓐集四方無賴游民創爲此舉藉演劇以斂弔貲近聞旂籍及搢紳家亦多行之悖禮忘親莫

此爲甚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宜力禁之以正人心而易風俗余於此有厚望焉

### 祟症

鬼狐之說余素不信然亦有確而可徵者丙子春余戍吉林同行張壽民學博通醫術有客患淋症求診視其脉有異張詰之忸怩良久而後告曰余去年八月間偶作狹邪遊過一家其妓亦素識者入室坐談俄傍之間妓以手摸余腹其冷如水覺腰背作寒戰踉蹌歸卽得是症又每合眼輒見一穿紅衣赤下體少婦形容極惡劣向余求合每合必遺後不合亦遺矣久之又引一極

小者淫褻尤甚每來其手一抱腰卽遣不勝其擾張恐有寃業窮之再三但言少時曾狎一婢後轉嫁不得其死余實無致死事其鬼亦間來求合此外無他事又其友人言伊一妾新死亦有男鬼纏擾如紅衣者之魅其夫真不可解張因婉言謝之授以鎮精定神之劑而去此事不奇於鬼之求淫而奇於得病之由不在鬼而在妓尤奇於夫招女鬼妾亦諧男魅交一至於死一至於病而亦必就死其中有無窮之曖昧之事君子不敢臆度然其以邪招魅感應神速而確而可信也夫磁石引針琥珀引芥物理昭然心有所感則邪氣乘之而入幻

爲少婦幻爲稚女又幻爲已死之婢其妾復與鬼交皆其一念邪辟階之厲也可不微懼乎爲記其事以告世之喜遊狎邪者

孫淑明夫人畫贊

并序

夫人陳氏名端玉字淑明海州人廣文孫式金室也余見時年已五十有七精神煥發如三十許人夫人幼讀書嫻舉子業尤喜繪事所作花卉得憚南田遺意推一時寫生妙手間作小詞楚楚有致好事者得之珍如拱璧焉廣文性疎不長於世故夫人內襲家政外助官常凡承上接下文移往來多出夫人手廣文坐享其成而

已夫人性開爽通達時事又嫻文墨吉林閨閣中無出其右以故士大夫家及巨商之攜眷來吉者以得親近夫人爲快義女不下數十人婚嫁招邀無虛日歲時伏臘盤飧饋貽應接不暇而廣文先生亦頗藉此助疏水之奉余甲戌戊吉林因廣文與家弟閻峯同年舉孝廉通家往還得見夫人而夫人尤喜余書以書易畫習以爲常間亦得分夫人餽餘以飽客中饒吻焉且夫婦人不以才爲長才亦不可少也如夫人者操井臼之勞分案牘之苦而又能以筆墨餘事與學士大夫爭勝一時廣文得賢助閨中稱女宗不亦盛歟乃爲文以贊之

贊曰閩中之英名清顯兮宜室宜家此其選兮妙筆寫  
生見亦罕兮淑德閩儀昭彤管兮

壺中君傳

淡巴菰不知何許人呂宋望族自前明天啟朝入中國  
以吐納之術閩海內自薦紳先生以至僕役下走翕然  
從之不翼而飛不脛而走踪跡遍天下族人某聞巴氏  
之盛於中國也思欲別出其術以大其門性愛壺居遂  
自名壺中君焉君性通達喜結納好服飾善呼吸之術  
居常必構華屋不甘陋室每集金珠寶玉之精華以爲  
居處至下以玻璃爲之亦必數十年數百年物其價有

抵十人之產者視巴氏之棲身一枝以銅鐵竹木爲飾  
又不辨雅俗動以氣燄薰人遇臭味不同者多聞而吐  
棄之其賢不肖不可以道理計以故巴氏之道方興壺  
中君之術頓起從其教者多以壺媚之每製一壺不惜  
千金凡酒食談讌無論朝會衙署衣冠聚集之所爭以  
壺之美惡角高下壺中君之道於是乎大行嗟乎壺中  
君亦巴氏之苗裔也其種同其性同其悅人之口體亦  
同也非有奇能異術入人之深感人之心家喻而戶曉  
之也乃分道揚鑣幾有不能兩立之勢蓋巴氏之道蹈  
於虛虛則易散其法似導引服氣所爲壺中君則變而



用以實如宋儒之破佛老又能役人不通飲食之竅以  
呼吸爲吞噬目吾知其能視也耳吾知其能聽也口吾  
知其能飲食也至於鼻吾知其能臭也今竟以鼻而兼  
口公然司吐納之權創古今之奇補造物之缺何物巴  
氏能與之抗衡耶余童時與巴氏爲總角交至今六十  
餘年未嘗疎越後得見壺中君領其臭味亦頗怡人故  
兩存之無軒輊焉其他非其族類以左道惑人助淫媾  
之風伐性命之正則王法所必誅又壺中君之罪人矣  
論曰壺中君亦豪傑之士哉使其守巴氏遺規不創新  
法以矯流俗亦不過化爲劫灰如烟雲過眼耳誰復知

其功用之妙如此其神耶然亦坐此不能呼吸風雲導引正氣卒以味盡而吐棄隨之矜一得之長忘沒世之功吾於壺中君鑑之矣

秦娘子傳

秦娘子者嬴秦氏之苗裔也易代後遂氏秦其後有秦宮者以男色盛於漢族日繁衍時人陋其以鬻媚希女寵故以娘子賤之娘子生而文弱長身玉立柔若無骨動止需人貌僅中人而飄逸超忽之態楚楚有致又性喜結納不問醜類得親近必招邀羅致之如磁石引針如琥珀拾芥輒轉作連理交不啻女蘿之附松柏焉時

人知其性之依草附木也輒投其所好或架曲欄或樹  
短籬娘子則引身就之臨風旖旎學飛燕掌中舞效海  
棠醉後粧作諸媚態每遇晨曦初轉宿露微晞艷影臨  
風頗增籬落之趣如田間村女淡粧粗服不飾脂粉亦  
別有天然動人之致不必金玉其飾錦繡其衣然後增  
其嫵媚也子二人一白一黑俱以丑名性悍烈不可引  
爲心腹交尤能攻人下部稍爲所中則災害立至必罄  
其腹中所有一洩無餘而後快意以故人多避而遠之  
然遇強橫頑梗不可以理喻者亦每得二丑之力摧牆  
倒壁一戰奏功焉

論曰世人稱秦娘子爲牽牛丑其牛之流派耶獨怪娘子以柔媚之姿幾於不能自立而猛烈之氣鍾於二子致人之生亦能禍人之死是操何術哉至柔能剛至弱能強干戈伏於衽席可不慎耶

### 虞美人傳

虞美人者花之以色勝者也說者謂楚王兵敗美人以身殉精氣化爲花其說不可考然海棠爲思婦淚斑竹留湘妃痕花爲美人前身美人爲花小影理或然也吉林地苦寒花卉不及內地唯宜此種寓中隙地不待種植其遺種繁衍遍籬落五六月花開燦爛如錦五色畢

備有單瓣者有重臺者有千葉者每遇宿雨初晴曉風  
微扇則爭奇鬪艷盡態極妍令人入錦繡叢中依依作  
芙蓉城主想最可恨者風姨作難怒雨乍來滿園中草  
木皆兵風聲鶴唳如十萬虎狼軍作蚩尤鉅鹿之戰天  
地異色砂石亂飛似聞項羽暗鳴聲撫騅歎息而虞美  
人者婉轉嬌啼於干戈戎馬之間撫龍泉而嚶嚶啜泣  
也嗟乎天下有非常人乃有非常人之情情之所鍾自  
夫婦始推而至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間無往非此情所  
激厲感發蘊釀而成者或爲蘇卿之齧雪或爲王祥之  
卧冰氣激風雲心如鐵石皆此區區之情發於不容自

已故讀漢書至分我一杯羹一語人之無情孰過於此  
又以開創之君寵妾奪妻階呂氏宮庭之禍貽子孫帷  
薄之羞以視項王之一本至情光明磊落使其得志推  
夫婦之情必能重君臣之義正宮幃之體韓彭可以不  
死女禍可以不興乃以拔山蓋世之雄一旦覆沒僅以  
一女子殉則信乎天亡吾楚非戰之罪也虞美人外有  
罌粟一種其花大於虞美人而風致頓減不啻婢學夫  
人豈其無美人之精氣憑之耶姑存之以見美人之自  
有真不能以流俗之脂粉溷之云

頌曰闌我西軒雜樹環垣植羣英兮紛披燦爛如藻如

絢競敷榮兮花爲美人誰其前身震芳名兮楚歌聲裂  
紅顏頓折慟絕纓兮生也有涯歿爲名葩緬真情兮連  
畦盈宅慰我獨客感虞卿兮